

世界中世纪史研究通讯

总第一期

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会

1979 年

写在前面

为了开展学术讨论，交流科研成果和国内外学术情报，编译文献资料，以利世界中世纪史方面的学术研究，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决定出版一种专业刊物，定名为《世界中世纪史研究通讯》（暂为不定期），本期创刊，筹办工作主要由山东大学刘明翰同志负责，组织稿件和编辑工作主要由吉林师大郭守田教授负责，出版发行工作由湖南师院历史系负责。

本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力求恢复被封建文人、资产阶级、林彪、“四人帮”所歪曲的历史本来面貌，从而达到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目的，并体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精神。我们热烈欢迎研究世界中世纪史的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为本刊多写稿件多提意见。

《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会

1979年12月

世界中世纪史研究通讯

一九七九年第一期(总第一期)

目 录

1980年5月出版

写在前面.....	《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会
第四次或拉丁十字军远征.....	卡·马克思(1)
摩尼教及其东西传播.....	孙培良(4)
麦地那国家的建立及其社会性质.....	李成德(13)
试论西欧的封建领地制.....	谢天冰(18)
埃及人民反十字军斗争.....	杨群章(28)
俄罗斯的中世纪史学.....	陶松云(38)
博绪埃的历史观.....	叶·阿·科斯敏斯基(王松亭译)(48)
拜占庭历史研究的回顾.....	阿·阿·瓦西里耶夫(徐家玲译)(47)
《中世纪史科学》序论.....	阿·德·柳勃林斯卡娅(庞卓恒译)(65)
西撒克逊国王伊尼的法典.....	孔会平译 沈文郁校(71)
一三八一年英国农民起义(原始资料).....	马克尧译(79)
西方史家关于晚期中世纪和早期近代欧洲经济发展问题的讨论.....	张云鹤(96)
日本中世纪史研究现状.....	孙义学(102)
最近国外主要期刊有关世界中世纪史的论文、资料目录.....	(106)

第四次或拉丁十字军远征

(一二〇一至一二〇四年四月中旬)

卡·马克思

一二〇一年

当法国十字军人的六名使者来到恩里科·丹多罗处的时候，他决定将十字军的愚蠢行为变成一项商业活动。他同意提供舰船来运输三万三千五百人和四千五百匹战马，索价八万五千马克，这在当时说来是一笔巨款；他是在得到大议会和公民大会批准后才缔结这一协定的；先说服大议会，然后再说服在圣马克教堂里的公民大会——他是迫使愚蠢的法国公爵们在此扮演了一幕滑稽剧、弄虚作假，才获得同意的。

英诺森三世识破了这一计谋（也就是说，他明知款项过多是丹多罗想哄骗没有偿付能力的西方十字军人并利用他们去为威尼斯的利益而战），只是在十字军征途中不得攻击基督教徒的条件下同意了十字军东征；为此而与威尼斯人闹翻。

法国十字军出发之前，原任统领香槟伯爵提菩去世，选出蒙斐拉侯爵蓬尼腓斯继任。他动身经德国和意大利，途中与士瓦比亚的腓力和流亡的阿列克赛会晤，并允诺以十字军人的力量使后者复位。不言而喻，此事正和威尼斯人的打算一样；十字军联军的一部分不经威尼斯，而改道前往巴勒斯坦；为此某些德国人（原不是十字军），如卡岑采内伦博根伯爵之流也与他们合流。

如何为丹多罗筹款呢？虽然某些首领卖掉了所有的金银器物，每一个十字军人又都缴纳了金钱，总共才凑上五万一千马克。

一二〇二年

丹多罗提议：他们什么时候用征伐手段弄到了必需的钱，就什么时候还清债务。但是，为此他们需要在动身去巴勒斯坦之前帮助他占领达尔马提亚的萨拉城（该城不久前第五次脱离威尼斯转而受匈牙利保护）。“朝圣者们”同意了。在圣马克教堂里，丹多罗亲手拿了十字架，对教皇以开除教籍作威胁来阻止这番“事业”，他是睥睨的。

他们从威尼斯出发到萨拉去；五天后该城就被迫投降。开始劫掠；残酷的暴行。严寒季节到了，丹多罗劝这些十字军蠢驴在达尔马提亚过冬；然后与蒙斐拉侯爵蓬尼腓斯、德皇腓力的特使（联合）。

一二〇三年冬

建议他们拥护王子阿列克赛；十字军人当中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英诺森三世以开除教籍相威胁不准征伐希腊帝国，要求赔偿萨拉城居民的损失。无效。威尼斯人则坚持履行契约；小阿列克赛曾答应尽世上之所有。

一二〇三年初春

离开萨拉前往君士坦丁堡〔西蒙·德·孟福尔与许多朋友脱离十字军队伍〕。在科孚稍事停驻；然后进军马尔马拉海，没遭任何抵御即占领整个海岸地区。

一二〇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舰队停靠在君士坦丁堡附近；十字军人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边登陆；数日后，战事开始。骑士们决定不顾丹多罗的意志而攻城（有七万希腊人防守君士坦丁堡）；十字军人的一支小分队连人带马登上了平底船，驶向君士坦丁堡以北（佩拉和加拉太之所在）；一攻即克。然后，应夺取加拉太的塔楼，破坏横经港湾从两岸延伸过来并封锁了港湾入口的铁索；这一任务由负责破坏港湾的铁索的一只战舰上的威尼斯人来完成；另一方面，经短促的抵抗后，加拉太的塔楼为骑士们所夺取；十字军的整个临队涌进了港湾；陆军从旱路包围了港湾并袭击符拉赫伦门前的军营。小冲突则延续了数日之久。

一二〇三年七月十七日

骑士们从旱路的进攻被打退；威尼斯人用在兵舰上装成的云梯，从他们那一边登上了城墙，在城墙上的二十五个左右塔楼里布署了警卫部队，纵火烧去了城市的一部分。可是，当丹多罗获悉希腊人主力从后方袭击骑士的消息后，就放弃了所占领的一切，赶去增援十字军蠢驴，希腊人又被迫退回城中。

阿列克赛抛下妻子与两个女儿，携带公款和王室珍宝逃走。希腊人再次拥戴伊萨克二世为皇帝。

一二〇三年七月十九日

伊萨克二世邀请十字军人偕同其子（皇子阿列克赛）以朋友的身份进入君士坦丁堡；但是，在“朝圣者们”释放阿列克赛之前，伊萨克必须遵照强加于他儿子的协定答应如下事项：希腊帝国臣服于罗马教廷；付十万马克给威尼斯人，另付十万马克给法兰克人；供应十字军人一整年必需的给养，每年给他们一万人，自己负担费用；要经常供养在巴勒斯坦的五百名骑兵。此后，十字军人们进入君士坦丁堡；数日后，又依约离城，被安排在港湾那边的郊区宿营。

伊萨克因惧怕他的臣民等原因，说服十字军人和威尼斯人留驻到来年春天；付款开始了，在短期内就偿还了十字军人付给威尼斯人的那笔运费。

阿列克赛由其父准许为共同统治者；他与十字军人的关系友善。由于侯爵蓬尼腓斯和伯爵森·波尔的帮助，他驱逐了其叔阿列克赛三世，后者在蛮人的协助下从多瑙河边界潜入到亚得里亚堡。希腊人憎恨法兰克人，况且因〔向法兰克人〕付款而赋税加重。定居在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商人与该城伊斯兰教暴发商人之间的商业竞争非常激烈；前者〔拉丁商人〕煽动十字军蠢材们的宗教仇恨。“朝圣者”匪帮进攻清真寺（该寺按照与沙拉丁的协定已在君士坦丁堡存在了十三年）。伊斯兰教徒自卫，希腊人还支持他们；厮杀开始了；法兰克人纵火烧屋，烈焰熊熊，多日不绝，将大半个城池化为灰烬。希腊人奋起反抗一切拉丁人；一万五千名定居君士坦丁堡的西方（猪罗）商人逃向港湾那边的本国人才幸免一死。同时，伊萨克·安格尔开始与十字军人不睦，后者常常为钱而使他及其子阿列克赛苦恼。敌对行动又恢复了；阿列克赛三世率领着保加利亚人和瓦拉几亚人也从另一方面逼近了。

伊萨克病危。“庶民们”强制元老院议员、宗教界人士和朝臣们着手另选新皇帝；无人想当；后来，强迫一个名叫尼拉·卡纳瓦的年轻人来当。伊萨克之子与法兰克人重修旧好，此事使一直在保护他的卫队感到受辱。他的联络人是皇室远亲穆朱福尔·阿列克赛四世。

一二〇四年

穆朱福尔·阿列克赛四世在把阿列克赛的卫队拉到自己这边以后，就勒死了后者；散布消息说：皇上正与拉丁人谈判；恰在此后，伊萨克·安格尔死去。尼古拉·卡纳瓦被捕入狱。同拉丁人的谈判毫无结果。

一二〇四年三月

威尼斯人与十字军蠢材们又达成了一项新协定，后者大为上当，他们和那些粗野的公侯们只不过是这群嗜利之徒（Geldmacher）手中的工具罢了。协定是：

威尼斯人收取全部战利品的四分之三，十字军蠢材分得四分之一；在攻克君士坦丁堡以后，须在得到六名十字军人和六名威尼斯人的大多数同意的条件下，选出一名新皇帝；他应得到帝国四分之一的领土，其余四分之三由十字军蠢材和威尼斯人瓜分；如果威尼斯人当选为皇帝，那么十字军的僧侣就在帝国中组织天主教会并任命大主教；如果当皇帝的是十字军人，那么，宗教事务就由威尼斯的僧侣来主持；总之，威尼斯人始终是要享有他们直到那时在希腊帝国攫取的一切特权与自由的。

一二〇四年四月九日

拉丁人第一次攻打君士坦丁堡城墙，被打退；

一二〇四年四月十二日

再次攻击；他们从兵舰上派一支部队入城为陆军打开城门；一阵顺风把苏瓦松主教和特鲁瓦主教的两只兵舰吹到距一个塔楼如此之近处，以致从桅楼上可搭一便桥到城墙上。舰上的人员沿便桥进入塔楼，然后很快占领了其余十五座塔楼；最后打开了通往陆路的城门；部队一拥而入，希腊人四散而逃。当夜幕降临时拉丁人向占据的城墙撤退；但在此之前被驱逐过的法兰克商人趁希腊人慌乱之际，搞了一场血腥屠杀。希腊人又坚决反攻，十字军人为打退他们，第三次纵火焚城；大火延烧数日，全部坊肆化为灰烬。同时，胜利者们甚至夜里也在杀人越货。第一夜就有数千希腊人逃出城去，其中有皇帝穆朱福尔·阿列克赛四世。十字军骑士们仅损失一名骑士就占领了这座拥有四十万居民的城市。教皇虽然为了体面而表示过愤怒。后来还是宽宥了“朝圣者”的兽行和劣迹。

战利品无数；大量劫掠来的珍宝被个人盗走，仍剩下四十万马克供瓜分的。“笃信宗教”的法兰克人将许多圣物和宗教的珍品弄回国去。

最重要的是从君士坦丁堡运到西方去的那些雕刻品，东方正是靠这些东西才在艺术上和工艺方面比西方更享盛名的；后来，拉丁人就用这些盗窃来的艺术品装饰他们的房屋、宫殿和教堂。

“当之无愧”的威尼斯人在这桩事业中更是大显身手；他们用君士坦丁堡的光辉来美化自己的商场和市政机关；拈手一例：古代最伟大的艺术品之一——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中圣马可大教堂正门上空矗立着的四匹骏马，就是当年从君士坦丁堡运回威尼斯的。

白玉译自《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五卷，1938年俄文版，第194—108页。

摩尼教及其东西传播

孙培良

在古代西亚发生的各种宗教中，摩尼教是一种影响宽广深远的宗教，也是一种几乎自始至终所在被禁制、遭迫害的宗教。本文就摩尼的教义、其本质、及其东西传布的情况作一简略叙述，并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就正于读者。

摩尼教的创立者摩尼（Mani 215—274年）生于南巴比伦，即今伊拉克。他的父亲是伊朗北部哈姆丹人，旅居南巴比伦，在那里参加了一实行浸体礼和节欲的宗教团体^①；他的母亲据说出身于安息朝王族。萨珊王沙卜尔一世（241—272年）即位之初，摩尼开始传教。他糅合早期基督教中诺西斯派（Gnostics）的二元论神学、琐罗斯德教（祆教）和佛教的教义，建立一种“基督教化的祆”或“祆教化的基督教”。他的教义，根据本世纪初在我国新疆吐鲁番县高昌国遗址发现的《摩尼教残经》说，主要是所谓“二宗三际”。“二宗”是光明与黑暗，即善与恶二元。三“际”是初际、中际和后际。“初际”指未有宇宙时先有光明与黑暗二元，两者截然区分，不相混淆。“中际”指黑暗侵入光明，形成物质世界。一切善的事物出于光明，一切恶的事物出于黑暗，光明与黑暗相混淆，但黑暗占了上风，光明为黑暗所禁缚。他告诫人在此物质世界中要克服自身中的黑暗，如情欲、愚昧之类，努力使光明从黑暗的禁缚中解脱出来。最后，经过一个浩劫，物质世界终于毁灭，到了“后际”，重现光明与黑暗截然区分的境界，那时严格遵守戒律的善者升入天堂，怙恶不悛的恶者永堕地狱。这就是摩尼所讲宇宙二元论神学的内容^②。

照通常流行的说法，摩尼教和琐罗斯德教都是二元论的宗教，实则两者颇有区别。琐罗斯德教虽是二元论，却有一元论的倾向。此教兴起于奴隶制社会的早期阶段。在《阿维斯塔》经中，善神阿胡拉·玛资达是“全知之主”，至高无上的神，世界的创造者，光明与幸福的泉源。只是同时有恶神昂格拉·曼纽跟他作对，这个恶神是一切罪恶和灾害根源。善神和恶神经常在斗争。琐罗斯德教要求信徒参加到善神一方面同一切为害人类的恶兽、毒蛇等作斗争，“建家宅：妻室、子女、牲畜、圣火都兴旺……广种谷物，刍秣，蔬果。旱地灌溉，洼地排水。”^③这反映着从游牧过渡到农业牧畜的定居生活的转变，同时也反映着奴隶主要求奴隶和广大村社农民以艰苦劳动为他们增殖财富。在奴隶制社会的早期阶段，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宗教对现实世界的态度是肯定的、乐观的。

摩尼教则不然。这个教兴起于奴隶制社会的危机时期，它反映广大被压迫人民和奴隶对剥削者和现行制度的深恶痛绝的情绪。那是“对苦难的抗议”^④。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看不到光明，所以一心求解脱，幻想在现实世界毁灭后升入天堂。为了解脱，他们要求苦行，不饮酒，不吃肉，经过入教仪式的门徒^⑤更不得结婚。这个教虽然并不禁止一般的信士结婚生

子，但也不鼓励结婚生子，因为那样就会使光明与黑暗相混淆的现实世界以延续。实质上这是对现行制度的消极反抗。

最初，摩尼教曾得到萨珊朝廷的信任。为时不久，由于处于国教地位的琐罗斯德教的僧侣的反对，沙卜尔将摩尼放逐出境。摩尼于是漫游中亚和印度各国。七二二年，他在沙卜尔死后回国。沙卜尔之子胡尔米斯塔（Hurmista 272—273年）允许他自由传教。他的教很短时间内在两河流域发展起来。但胡尔米斯塔在位只有一月，他的继承者巴赫兰（273—296年）觉得摩尼教的发展有危险性，下令将摩尼逮捕起来。他说：“此人叫人民毁灭世界，非先把他消灭不可，不要让他图谋得逞。”⑥摩尼于是惨遭杀害。

摩尼死后，他的教向东西两方广泛传播。

西传至叙利亚、巴勒斯坦、阿拉伯北部。埃及本有主张二元论的基督教派别流行，摩尼教在那里还吸收了许多基督教僧侣参加进去。从埃及传入北非，著名的基督教圣徒奥古斯丁（354—430）年轻时就是先在北非先加入摩尼教的。这个教派又从北非传入西班牙，高卢南部和意大利。六世纪末，教皇格列高里一世（590—904）治下的罗马就有不少摩尼教徒⑦。西传的另一条途径是经阿美尼亚、小亚到拜占廷。阿美尼亚很早就和这个教派有联系，摩尼本人有致阿美尼亚人的布教书翰。六世纪时，摩尼教经典有阿美尼亚文的译本。⑧九世纪中，一个新的摩尼教派别，即所谓保罗派，在拜占廷帝国流行，所以那时有些关于反异端的希腊文著作出现。十世纪中叶，在保罗派影响下，保加利亚出现了波戈米尔派（Bogomils）。

波戈米尔派以其创立者波戈米尔得名。这一派在保加利亚的斯拉夫农民之间流行，主要是反对保加利亚的希腊化的地主阶级。据当时一个保加利亚正教的僧侣柯斯马（Cosmas）说：他们要跟这个世界完全断绝。他们不饮酒，不吃肉，不赞成结婚。他们采取消极抵抗的手段，使当局难于对付他们。“他们教导人民不要服从主人。他们反对富人，不敬沙皇，嘲笑尊长，斥责贵族，认为服侍沙皇的人在神的眼中是可憎恶的。他们禁止奴隶听从主人的使唤”。另一方面，柯斯马也注意到这一派人的安静、温顺和镇定的态度，“像绵羊一样”。⑨他们的消极抵抗，对于保加利亚沙皇彼得（927—969）及其子波利斯二世（969—972）政权的衰落起了一定的作用，可是并未使被压迫的农民在当时内乱外患的情况下找到什么出路。

十一世纪中，罗马教会的奢侈、腐败和专横在西欧激起人民的不满，异端思想的倾向在社会上日益增长。早期遗留下来的摩尼教的记忆和新近从巴尔干传入的波戈米尔派结合，很快地发展起来。约在一〇一五年，法国西部的利摩日城主教就准备对“摩尼派”异端发动攻击。一〇二八年，亚奎丹公爵召集公国内各主教开会，商讨摧毁异端的计划。法国的异端风传是从意大利传入的。一〇三〇年，意大利的蒙特佛尔特（Monteforte）确有一个被称为“卡塔尔”（Cathar）的异端组织。此字出于希腊语，义云“纯洁”，本用以指异端中经过入教仪式的门徒。⑩十字军东侵后，西欧与东欧之间交往比较自由，有利于异端的传布。游行的织工是异端藉以交通的渠道，转贩东方织造品的商人还利用贩货的机会把异端思想输送到贵族城堡中去。十二世纪中叶以后，卡塔尔派在意大利北部伦巴德，法国南部普洛旺斯和朗达克等地区很快地发展起来。朗达克境内的阿尔比城是这一派运动的一个中心，所以这一派又有另一个名称，即阿尔比派。这些地区的群众对卡塔尔派的宗教热情，还得到所在地封建主的支持，后者企图利用卡塔尔派的力量夺取罗马教会属下各主教区拥有的大量土地。

十三世纪初，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组织多明诺等僧团和异端裁判所机构到处搜索并处死异端，仍不能达到扼杀卡塔尔派的目的，于是在一二〇八年组织法国北部的

男爵们发动征讨阿尔比派的十字军。十字军在法国南部各地大肆屠杀，南部的封建主反复无常，特别是土鲁斯伯爵雷孟一家，时而站在卡塔尔群众一边，对抗十字军；时而向教廷悔罪，转过头来参加十字军对卡塔尔派的镇压。战争时起时停，历时二十余年。一二四四年，十字军攻下朗达克境底里尼斯山北麓的孟塞古尔（Montsegur）砦，卡塔尔派失掉了最后的据点，余众一部转入底里尼斯山中地下活动，有的东去伦巴德或更远至巴尔干半岛西部的波斯尼亚，十三至十五世间，巴尔干半岛西部仍是波戈米尔派盛行的地区。

摩尼教东向传布，首先是在中亚。据十世纪晚期阿拉伯作者伊本·安·纳第谟（Ibn an-Nadim）撰《群书类述》（Kitab al-Fihrist）所记：波斯王（巴赫兰）杀死摩尼后，仍不肯放过他的徒众，必欲斩尽诛绝。“他们被迫东逃，直到渡过薄罗（Balkh）河，进入可汗的国土才停住。……这样，摩尼教徒便在河中地区定居下来。及至波斯崩溃，阿拉伯人兴起之后，他们才（有一部分）回到故土（伊拉克，或巴比伦）。”^⑪这里所说的大致是四至七世纪的情形。在这一期间内，河中地区（特别是乌浒河中游两岸之地）的统治者，最先是贵霜朝的月氏余众，其次是哒哒，最后（六世纪中叶至七世纪初）为西突厥。这些游牧族中本来并没有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宗教，他们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所以摩尼教得以这一地区传布，虽然和祆教、佛教比起来可能稍逊色。

摩尼教传入中国，最早大概是在唐武则天时期。“延载元年（694年），波斯国人拂多诞（原注：西海大秦国人）持《二宗经》伪教来朝”（《佛祖统记》卷三九）。“拂多诞”，中古波斯语Furstadan，义云“知教义者”。其人可能来自伊拉克。又二十五年后，开元七年（719年），中亚的吐火罗支汗那王帝贻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闾，称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并请为置法堂。^⑫摩尼教于是传播开来。但为时不久，开元二十年（732年）便被明令禁断，不许在民间传布，只允许西胡自行乡法，不予科罪。这对于摩尼教的传播自然是一个挫折。可是又三十年后，它在北方却得到再好不过的机会。肃宗宝应元年（762年），回鹘牟羽可汗（即登里可汗）出兵助唐平史朝义，收复东京。七六三年，他从洛阳携回四摩尼教教首等四僧，自此回鹘上下皈依摩尼教^⑬。牟羽可汗的称号最末并加上“摩尼化身”摩字样，这表示摩尼教已成为回鹘的国教^⑭。回鹘之所以放弃他们固有的萨满教而改宗摩尼教，是为了他们自身的经济利益。八世纪中叶，唐朝经安史之乱，国力削弱，吐蕃乘机占领河西等地，唐朝与西域交通断绝。这时回鹘强大，控制丝绸之路的北道（天山以北），依靠中亚的九姓胡（粟特人）进行东西方贸易。他们所依靠的九姓胡信奉摩尼教，奉摩尼教为国教，自然巩固了双方的协作关系。惟其如此，摩尼教僧才在回鹘占有很高地位，回鹘的国家大事，可汗都和他们一起商讨。

回鹘既奉摩尼教为国教，他们又将摩尼教重新引入唐朝。大历三年（768年），回鹘可汗主令明教僧进法入唐，^⑮“于是敕赐回鹘摩尼，为之置寺，赐额为大云光明。”大历六年（771年），又“敕赐荆、（扬）、洪、越等州各置大云光明寺一所。”摩尼教得到了唐朝的正式承认，贞元十九年（799年）四月，久旱，摩尼亦奉令祈雨。元和二年（807年），洛阳和太原又置摩尼寺。这时回鹘势力强大，也是摩尼教最兴盛的时期。及至八四〇年，回鹘因内部分裂，被黠戛斯攻克都城哈刺巴刺合孙，可汗被杀，汗国崩溃，余众自鄂尔浑河西迁，分为三支：一支到葱岭，建立哈拉汗国；一支分散到河西走廊各地，以甘州一处为最强大，称甘州回鹘；一支到安西（高昌），称西州回鹘。后两支都保持着摩尼教的信仰，另外也接受了西域盛行的佛教。

回鹘既已瓦解，摩尼教在中原立遭严禁。会昌三年（843年），敕天下废摩尼寺，烧摩

回鹘既已瓦解，摩尼教在中原立遭严禁。会昌三年（843年），敕天下废摩尼寺，烧摩

也接受了西域盛行的佛教。

大，称甘州回鹘，一支到安西（高昌），称西州回鹘。后两支都保持着摩尼教的信仰，另外迁，分为三支；一支到葱岭，建立哈拉汗国；一支分散到河西走廊各地，以甘州一处为最强因内部分裂，被黠戛斯攻克都城哈拉巴刺合孙，可汗被杀，汗国崩溃，余众自鄂尔浑河西阳和太原又置摩尼寺。这时回鹘势力强大，也是摩尼教最兴盛的时期。及至八四〇年，回鹘的正式承认，贞元十九年（799年）四月，久旱，摩尼亦奉令祈雨。元和二年（807年），洛（771年），又“敕赐荆、（扬）、洪、越等州各置大云光明寺一所。”摩尼教得到了唐朝汗主令明教僧进法入唐，^⑮“于是敕赐回鹘摩尼，为之置寺，赐额为大云光明。”大历六年（768年），回鹘可回鹘既奉摩尼教为国教，他们又将摩尼教重新引入唐朝。大历三年（768年），回鹘可

大事，可汗都和他们一起商讨。

教，自然巩固了双方的协作关系。惟其如此，摩尼教僧才在回鹘占有很高地位，回鹘的国家中亚的九姓胡（粟特人）进行东西方贸易。他们所依靠的九姓胡信奉摩尼教，奉摩尼教为国河西等地，唐朝与西域交通断绝。这时回鹘强大，控制丝绸之路的北道（天山以北），依靠教，是为了他们自身的经济利益。八世纪中叶，唐朝经安史之乱，国力削弱，吐蕃乘机占领字样，这表示摩尼教已成为回鹘的国教^⑭。回鹘之所以放弃他们固有的萨满教而改宗摩尼教，自此回鹘上下皈依摩尼教^⑬。牟羽可汗的称号最末并加上“摩尼化身”摩回鹘牟羽可汗（即登里可汗）出兵助唐平史朝义，收复东京。七六三年，他从洛阳携回四摩一个挫折。可是又三十年后，它在北方却得到再好不过的机会。肃宗宝应元年（762年），

明知禁断，不许在民间传布，只允许西胡自行乡法，不予科罪。这对于摩尼教的传播自然是一个挫折。可是又三十年后，它在北方却得到再好不过的机会。肃宗宝应元年（762年），“不知”，并请为置法堂。^⑫摩尼教于是传播开来。但为时不久，开元二十年（732年）便被年（719年），中亚的吐火罗支汗那王帝膝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闾，称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中古波斯语Furistadan，义云“知教义者”。其人可能来自伊拉克。又二十五年后，开元七（原注：西海大秦国人）持《二宗经》伪教来朝”（《佛祖统纪》卷三九）。“拂多诞”，

摩尼教传入中国，最早大概是在唐武则天时。“延载元年（694年），波斯国人拂多诞

布，虽然和袄教，佛教比起来可能稍有趣色。

本来并没有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宗教，他们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所以摩尼教得以这一地区传贵霜朝的月氏余众，其次是吠哒，最后（六世纪中叶至七世纪初）为西突厥。这些游牧族中七世纪的情形。在这一期间内，河中地区（特别是乌浒河中游两岸之地）的统治者，最先是起之后，他们才（有一部分）回到故土（伊拉克，或巴比伦）。^⑪这里所说的大致是四至汗的国土才得住。……这样，摩尼教徒便在河中地区定居下来。及至波斯崩溃，阿拉伯人兴不肯放过他的徒众，必欲斩尽诛绝。“他们被迫东逃，直到渡过薄罗（Balkh）河，进入可an-Nadim）撰《群书类述》（Kitab al-Fihrist）所记：波斯王（巴赫兰）杀死摩尼后，仍

摩尼教东向传布，首先是在中亚。据十世纪晚期阿拉伯作者伊本·安·纳第漠（Ibn

斯尼亚，十三至十五世间，巴尔干半岛西部仍是波戈米尔派盛行的地区。

据点，余众一部转入庇里尼斯山中地下活动，有的东去伦巴德或更远至巴尔干半岛西部的波十字军攻下朗达克底庇里尼斯山北麓的孟塞古尔（Montségur）岩，卡塔尔派失掉了最后的罪，转过头来参加十字军对卡塔尔派的镇压。战争时起时停，历时二十余年。一二四四年，男爵们发动征讨阿尔比派的十字军。十字军在法国南部各地大肆屠杀，南部的封建主反复无

欧洲方面在摩尼教影响下的各教派同样是严格禁欲主义者。十至十五世纪间流行于巴尔干半岛的波戈米尔派以为饮酒、吃肉、结婚，会使灵魂为恶魔所控制。他们的道德严肃同样为敌人所公认。在近代，他们被称为“中世纪的最大的清教徒。”^{②⑥}

另一种情况是一些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不甘受正统教会神学权威的束缚，在摩尼教方面找到一条思想出路，从而成为它的坚决的拥护者或貌异而神合的内心上的信徒。前者如著名的《教会史》作者艾佛索斯的约翰（John of Ephesus，约505—585年）所记的拜占廷的摩尼教徒，其中有名门士女，贵族和元老院议员，他们聚会讲论邪说。约在五四五五年，查士丁尼皇帝下令把他们逮捕起来，希望他们改宗正教。他们面对火刑柱，毫无惧容，坚决以身殉摩尼之教^{②⑦}。后者如八、九世纪中哈里发国家的所谓“精第克”。“精第克”（zindiq）是当时阿拉伯语摩尼教徒之称，后亦泛指异端。《群书类述》列举了一批精第克的姓名，其中有著名诗人白什沙尔（Bashshar b. Burd），据说他是阳为伊斯兰教徒，实际上是摩尼派。七八四年，他被投入沼泽中淹死。

再者，摩尼教之所以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间有如此深广的影响，自然和它的神学有关。摩尼的宇宙二元的神学在今天看来诚属诞妄无稽，若与正统的基督教神学比较起来，它倒有比较明快的一面。《旧约》说：上帝创造世界，创造人。问题是：上帝既然至善，为什么现实世界和人有罪恶？基督教的神学不得不区别本然的人性（human nature as such）和败坏了人性（human nature in its corrupted state），这就不免煞费解释^{②⑧}。摩尼教从一开始就肯定物质世界起源于恶魔，在解释上便较少困难，而且这也是一个大胆的提法。前述圣奥古斯丁最初之所以参加摩尼教，就是因为他觉得罗马公教说理不足，不能满足有教养人士的要求。奥古斯丁甚至在改宗基督教之后，思想上仍未摆脱二元论的影响。八个世纪以后，另一个圣徒在思想上也有摩尼教二元论的痕迹。圣弗兰西斯（St. Francis of Assisi 1182—1226）是以消灭卡塔尔派异端为职志的圣弗兰西斯僧团（旧译圣方济各会）的创立人，据说他就无意或有意地吸收了物质罪恶和人与动物灵魂同一的说法^{②⑨}。至于在中国，除上文所述南宋时士族有参加明教的情形，其在当时思想界也可能有些影响。宋宁宗庆元二年（一一九六年），监御史史沈继祖奏：“朱熹剽窃程颐，张载之余论，以吃菜事魔之妖术，簧鼓后进……”^{③①}伯希和、陈援庵都据此条推论宋儒理欲二元之说或与摩尼教旨有关。^{③②}从宋代理学的思想渊源看，这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第二，通过摩尼教的创立和东西传布的历史，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教派的本质。从上面所说的种种事实看来，摩尼教以及其各地的流派都是生根并传布在广大人民当中的宗教。但它毕竟还是宗教。它不曾是也不可能指引被压迫的人民积极作改变现实的斗争。《摩尼教残经》教导信徒说：“不乐斗诤谊乱。若有斗诤谊乱，速即远离。强来斗者，而能伏忍。”又说：“设有诸恶烦恼，对直来侵辱者，常能忍受，欢喜无怨。”这就是说，对于压迫要逆来顺受，“于尊于卑，不怀嫉妒，”^{③③}对社会的平等，要处之泰然。东欧的波戈米尔派也一样。他们不肯作流血的斗争，给敌人以“像绵羊一样”的印象。^{③④}他们对使他们受苦难的现实只能作消极的、失败主义的对抗。而尽管如此，仍不能为剥削阶级及其反动统治所容忍，因为他们是“执左道以乱众”，“一切务减人道”，无视“君臣上下”。^{③⑤}尤其那些分布在广大农村中的教徒们的会社，又时时可能成为“冯狼作乱”的组织。至于在欧洲乃至西亚，神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绝对支配地位，更不容许敌对的信仰和思想存在。所以查士丁尼坚决“关闭所有邪途，必置宗教于惟一信仰的牢固基础之上”^{③⑥}；八世纪中叶，阿拔斯朝哈里发则设置由一名特殊法官（阿利夫，arif）负责的审判异端的机构^{③⑦}，上述诗人白什

沙尔等“精第克”就是被这个机构处死的。西欧的罗马公教十二世纪以来在各地广设异端裁判所，更是周知的事实，无需赘述。

诚然，摩尼教也曾有被保护的实例。我国历史上回鹘族奉摩尼为国教，一直维持到西迁以后，那是由于回鹘的统治阶级与中亚的九姓商胡协作经营丝绸之路上的东西贸易，经济和政治的特殊情况使这个教派在回鹘族之间享有了在它处所得不到的地位。在东欧，十二世纪后期，波斯尼亚（Bosnia）的统治者库林（Kulin，1180—1204）为了维护本民族的独立，也曾以波戈米尔派对抗匈牙利和罗马公教及拜占廷和希腊正教的交侵，波戈米尔派组成教会，并在巴尔干大部分地区大有发展。但这一地区历史发展的动力乃是民族主义，波戈米尔派只是一件宗教的外衣。波斯尼亚人并未实行波戈米尔派的消极抵抗政态，波戈米尔派教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逐渐习于豪奢，失掉了早期的朴素作风。^③

至于西欧的卡塔尔派即阿尔比派，又是另一种情况。卡塔尔派的广泛流行，成为法国南部大封建手中玩弄的一“异端”工具。他们利用卡塔尔派的力量抢夺罗马公教属下各主教区的土地。卡塔尔派在法国南部各封建主保护下也曾大大发展，他们组成与罗马公教抗衡的教会，拥有许多主教区，以致罗马教皇坐卧不宁。但当教皇跟法国北部的男爵们联合起来，发动征讨阿尔比十字军时，南部的封建主们自感力量不够，于是相继向教廷表示悔过，掉转头来参加对阿尔比派的火与剑的大屠杀。

这些事例说明历史上的异端运动是相当复杂的。

最后，从东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至少有两事还与摩尼教的传播有关。

其一是中亚的七曜历法由摩尼教传入中国。中亚的占星术以日月及火水木金土七曜分配于每周的七日，第一日为日曜日，粟特语称为“蜜”（mir，“日”），第二日为月曜日，粟特语称为“莫”（miq，“月”），其余五日各有粟特语的名称。摩尼教的普通信徒在日曜日持斋，所以敦煌发现的九、十世纪期的历书在日曜日的一天都标明“蜜”字。十一世纪初，日本的有名的藤原道长《御堂关白记》在日曜日上标“日”字，“日”字上再标“蜜”，那又是由中国传去的。这类历书直到近代还在我国福建某些地区流行。^④标注“蜜”字的意义虽然早已被人忘记，残迹仍然遗留很久。

其二，摩尼教徒很懂得如何艺术为神学服务，他们有重视绘画的传统。摩尼本人据说就长于绘画，他被称为“秦的画家”（The painter of Chin）或“摩尼画师”（mōnī naqqō sh）^⑤。摩尼教训练、雇用一些书手和画师为他们写经画像。他们的经典用金银装璜，有精美的彩色插图。基督教的圣徒艾弗莱姆（st. Ephraem 约306—373）在他驳斥摩尼等教派的文章中谈到摩尼利用图画传教，说他画了一幅善神和恶神，即光明的子孙和恶神的子孙的像，要人们厌恶黑暗，祈求光明，并且说摩尼自称：“我把他们写在书里，并用彩色画出来，让听懂的人还能看到他们的形象；让听不懂的人……看到图象也就可以懂得。”圣奥古斯丁在他的《反浮士德》（Contra Faustus）一书中表示要烧毁那些羊皮书和装饰华美的皮上的经文。^⑥

我国史籍也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新唐书·回鹘传下》：“（会昌中）有司收摩尼书若象烧于道”。《佛祖统纪》（卷四二）记陈州末尼以母乙为首起义，“画魔王踞坐，佛为洗足，云：‘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上乘’。”陆游《条对状》说：摩尼教“白衣乌帽，所在成社，伪经妖象至于刻版流布。”他主张要使州县根寻那些经文印版，立即焚毁。“仍立法：凡为人图画妖像及传写刊印明教等

妖妄经文的，并从徒一年论罪。”

更重要的是：本世纪初在吐鲁番的高昌遗址及贝札克利克等地还发现了摩尼教写经的残页和壁画片段。这些都是九世纪后期和十世纪前期的遗物。从现在仅存的写经残页上插图看，重彩绚烂，人物团脸黑须，可与十三世纪前期伊朗写本的细画相比，^⑫蔓草花边亦为伊朗建筑和绘画常见的纹样。这些都表现着伊朗绘画的传统。这可以说伊朗的绘画已随着摩尼教传入我国。

高昌遗址和贝札克利克还有残存的壁画片段。高昌遗址有一片段画的是摩尼及其男女众门徒，丰颐高鼻。摩尼像有光头，两眼上下有弧线各一道，形容眼窝，眼角有鱼尾纹上翘，与额和绉纹相连。衣纹细劲，比较繁密，有佛教绘画和雕刻的影响。整个画面，设色轻浅，与上述写本彩色斑斓，恰成对比。^⑬这些都表现中国画的特点，应是出于中国画师或受中国画影响的其它族画家之手。

高昌和贝札克利克摩尼教的中国画风在九、十世纪可能西传到中亚和东部伊朗。法国学者布洛谢（Blochet）在所著《穆斯林绘画》一书中说：公元九四三年，中国遣使布哈拉。当时著名诗人鲁达基（Rūdāgī）刚把《毕德佩寓言》即印度的《五卷书》译成波斯诗体，随同中国使臣来的中国艺术家们给这个译本画了插图，博得布哈拉统治者及其臣下的赞赏，惊所未睹。^⑭布洛谢所说中国使臣至布哈拉以及中国艺术家为鲁达基的书作插图，是可信的。至于他说那是“天朝”（Celestial Empire）的使节，却有问题的。^⑮公元九四三年正是五代石晋统治中原的时候，北方属辽。辽和石晋都不曾遣使布哈拉。布哈拉当时为萨曼朝（879—999）的都城，此朝领土包括乌浒河流域及大部分伊朗，东境隔葱岭与高昌西州回鹘领土相接。西州回鹘是回鹘西迁后回鹘的嫡系，经济最发达，都城高昌是当时西域的重要文化中心。遣使布哈的应是西州回鹘，随使臣同行的中国艺术家也就是经常为摩尼教和回鹘贵族服务的那些画家。画家们既为鲁达基的书作了中国风的插图，又博得布哈拉统治者和臣民的赞赏，这对伊朗的绘画当然会有所影响。现在固然找不出一一种十三世纪以前伊朗写本的细画，用以证明中国画的影响，因为十三世纪以前的写本一本也没有保存下来。壁画的情形却不然。伊朗从七世纪到十世纪期间，由于伊斯兰教禁止描绘有生之物，建筑物墙壁一般只用多彩灰泥作装饰。但从十一世纪起，壁画重新流行，而且表现出显著的中亚和远东的特点。据说德黑兰国立博物馆藏有在伊朗发现的一段壁画残片，风格与柏林民族学博物馆所藏吐鲁番壁画残片很相像。^⑯这就足以证明为摩尼教服务的那些中国画风的艺术家对伊朗绘画的影响是肯定无疑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当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注：

- ① 这是一个古巴比伦遗留下来的教派，本名曼达派（Mandaeans），因其常常举行浸体礼仪式，阿拉伯语名之为穆格塔西拉（al-Mughtasila）。
- ② 关于摩尼教的这类宇宙二元论的神学，法国巴黎图书馆藏《摩尼教残经》有概括的叙述（见《国学季刊》第一卷，页五四五至五四六）。这篇残经大约是九世纪中叶至十世纪中叶的遗物。差不多同时，阿拉伯的著名历史家雅库比（al-Ya'qubi）也有类似的记载。见勃朗（B. G. Browne）著《波斯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剑桥一九〇二年版，一九五一年重印，卷一、页一五五至一五六所引。
- ③ 语出《阿维斯塔》经的《破邪篇》（Vendidad），自塞克斯（Sir Percy Sykes）：《波斯史》（History of Persia）（一九五一年版）卷一、页一〇八转引。
- ④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九七二年版，第一卷第二页）。
- ⑤ 摩尼教以及其它一些二元论异端的信徒有两种：波斯语谓之 Vizidān 和 Niyoshāgān，通常用英语写作 The

Elect和Hearers或auditores。前者或译“选民”，其实是指经过入教仪式的门徒；后者或译“听众”，其实就是普通的信教者，可称“信士”。换言之，两者相当于佛教之僧俗。

- ⑥ 白鲁尼(al-Birūnī):《古代诸民族编年史》(The Chronology of Aneient Nations)见上引勃朗书,页一五八。
- ⑦ 于阿(Cl.Huart):《古代伊朗与伊朗文明》(L'Iran Antique et la Civilisation iranienne),一九五二年版,页四二一。
- ⑧ 伦西曼(S'teven Runciman):《中世纪的摩尼教派》(The Medieval Manichee: a study of the Christian Duasist Heresy),剑桥,一九四七年版,一九五五年重印,页二七。伦西曼的这本书是关于摩尼教的一部资料相当丰富的著作。本文所述摩尼教派在欧洲传布的情况,主要根据此书。但他以为中世纪神学上的二元论许多基督教的异端,并不是摩尼教。这是他一家之言,一般的看法,中世纪的二元论异端如波米戈尔、阿尔比派等都属于摩尼教派。
- ⑨ 《柯司马语录》(Slovo Kozmyi),伦西曼书,页七四所引。
- ⑩ 看注⑤。
- ⑪ 上引勃朗书,页一六三。
- ⑫ 见《册府元龟》卷九七一。文繁不具引。
- 支汗那(Chaghaniyan),今名(депай, Dih-inaw),在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东湖端苏尔汗河(Сурхан дакия)左岸。支汗那王在公元六五一年曾助萨珊朝伊嗣侯三世抵抗大食。七〇五年,支汗那降于屈底波。七一九年,支汗那王上表献解天文人大蔡邕,仍是向唐朝求援。蔡邕,中古波斯语 Mōze,义云“师”,当是摩尼教一种僧职之称,品级在拂多诞之上。此名在北京图书馆藏《摩尼教经》中凡五见。见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载在《国学季刊》第一卷(一九二三年)页二〇六至二〇七。陈先生此文引证我国史籍最为详备。本篇述摩尼教在中国的传布,多据此文所引各书。
- ⑬ 参看冯家升、程溯洛、穆广文编写《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民族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页三八引《回鹘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及《新发现的牟羽可汗入教记残本》。
- ⑭ 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冯承钧译),商务,一九三三年版,页二七。
- ⑮ 《资治通鉴》卷三七胡注引《唐书会要》卷十九。
- ⑯ 《佛祖统纪》卷四二;《旧五代史》卷十;《僧史略》卷下。
- ⑰ 庄季裕:《鸡肋编》卷上。
- ⑱ 《宋会要辑稿》兵一〇之十九。
- ⑲ 陆游:《渭南文集》卷五,《条对状》。
- ⑳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
- ㉑ 摩尼教徒著白衣白冠,应是此教的一种规定,白为光明的象征。《佛祖统纪》卷四十一,大历六年条已明记“其徒白衣白冠”。高昌的壁画所绘摩尼及其门徒也正是白衣白冠。“善友”一语已见于《佛祖统纪》卷三九引良渚所论其法不茹荤饮酒。阴相交结,称为“善友”。
- ㉒ 同⑭页八二。
- ㉓ 见《国学季刊》页五四〇。
- ㉔ 参看《英国大百科全书》(一九六四年版)“Catharis”条。
- ㉕ 《佛祖统纪》卷三九引身诸语。
- ㉖ 同⑭, Bogomils”条。
- ㉗ 布利(J. B. Bury):《后期罗马帝国史》(History of Later Roman Empire),伦敦,一九二三年版,卷二,页三六五。
- ㉘ 上引勃朗书,页一六四;弗莱(Richard N.Frye):《波斯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of Persia)伦敦一九七五年版,页一三二至一三三;《伊斯兰百科全书》(英文新版),“Bashshar b. Burd”条。
- ㉙ 参看《宗教与伦理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Religions and Ethics),伦敦,一九一五年版,“Msnichaeism”条,撰人贝万(A. A. Bevan)。
- ㉚ 伦西曼书,页一二九。
- ㉛ 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十二,庆元二年条。
- ㉜ 见《国学季刊》,页一五六及页二三三。

③⑤ 见《国学季刊》，页五四〇，五四二。

③④ 伦西曼书，页六八，七四。

③⑤ 廖刚《高峰文集》卷二。

③⑥ 普洛科比(Procopius):《查士丁尼建筑》(De aedificiis), 自布利书卷二页三六一转引。

③⑦ 《伊斯兰百科全书简编》，莱登，一九五三年版，“Zindik”条。

③⑧ 参看伦西曼书，页一一五。

③⑨ 羽田亨著《西域文明史概论》(郑元芳译)，页八一至八五；石田干之助监修《东洋文化史大系：隋唐の盛世》，一九四〇年版，页三一三至三一七。

④① 波普编《波斯艺术综述》，一九三九年版，页一八二三。案：波斯语 Chīn 为“秦”之音译，指中国。据阿拉伯学者白鲁尼(al-Bīrūnī, 973—1043)著《古代诸民族编年史》所记，摩尼曾去印度，中国等地传教。其实他所谓“中国”是指土耳其斯坦，而这也只是一种传说。

④② 同上书，页一八一七，一八二四。

④③ 这些写经上插绘的细画残页在发现后就被勒柯克盗归柏林，在他写的《高昌》(Chotcho)一书中有几幅彩色图版。此书国内不多，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一九七〇年新装版图版第二“高昌回鹘文摩尼教经典”，彩色鲜明，可参看。

这种写本上的图书通称 miniature，冯承钧译为“工笔画”，日本学者译为“细密画”或“密画”。其实这种画只是在十五世纪以后才刻意求工细，前并不都是这样。谓之 miniature，言其画幅之小，此系对巨幅或壁画而言。今拟用“细画”一名，“细”有小意，又不排斥精工。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称卢楞伽“颇能细画，咫尺之间，山水寥廓，物象精备”，可为此译语之说明。

④④ 《东洋文化史大系：隋唐の盛世》，页三二〇后有这一壁画片断的图版。

④⑤ 《穆斯林绘画》(Muslim Painting)，伦敦，一九二九年版，页四五至四六，六二至六三，八六。美术史家阿诺尔德(sir Thomas Arnold)也提到中国画家为鲁达基的寓言波斯文译本插图这件事(见《波斯艺术综述》，页一九〇四)。两个作者都没有说所据何书，待查。

④⑥ 关于当时中国皇帝遣使臣到布哈拉一事，至少还有两个阿拉伯作者提到：一个是祖白尔(az-Zubair)，见所著《珍品礼物》(Kitab adh-dhakha"irwa t-tuhaf)，此书作于回历四六三年，公元一〇七〇年；另一个艾布·杜拉夫(Abu Dulaf)，见所著祝行《书翰》(Risala)，作于公元九四三年以后，后者谓中国皇帝名卡林·本·沙希儿(Qalin b. Shakhir)，都城名散达月勒(Sindabil)，显然并非“天朝”。——参看丹尼斯·辛诺尔(Denis Sinor)《亚洲内陆与中世纪欧洲之接触》(Inner Asia and its Contacts with Mediaeval Europe, London, 1977)的第三十二篇：《传称中国皇帝遣往异密纳普尔·本·阿赫麦德的一次出使》。

④⑦ 波普(A. U. Pope):《公元七世纪以降波斯艺术引论》(An Introduction of Persian art since the 7th Century)，伦敦，一九三〇年版，页四八。

麦地那国家的建立及社会性质

李成德

麦地那国家是世界上第一个伊斯兰教国家，是中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基础，也是现代阿拉伯世界的基础。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世界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约占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①七世纪初，麦地那国家的社会性质，由于缺乏考古和古文献资料，到目前为止，尚未很好地解决。国内外学者有的主张是奴隶社会，有的主张是封建社会。^②古文献中对北阿拉伯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者的地位记载极少，在多结构的经济关系中，确定这个社会经济形态的主导方面是比较困难的。因此，麦地那国家的社会性质，成为史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本文便是对这一问题的初探。

一、麦地那国前的阿拉伯社会

阿拉伯半岛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岛，是阿拉伯人的故乡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

半岛是一块干燥的高原，大部分土地为沙漠和草原，适于农耕的只有少数绿洲。全岛没有常流的河道，仅有一些时流时涸的山溪。半岛的西部和南部为高山环抱，阻止海风吹入，内地气候干燥酷热，有的地方三年、十年不雨，六、七月份的气温在摄氏四十五度左右，沙漠中的气温高达七、八十度。

公元六、七世纪之交，半岛上的居民多数为牧民，称贝督因人（意为草原居民）。他们在草原上放牧骆驼、羊和马匹，过着迁徙游牧的生活。在少数绿洲里，农民种植大、小麦和椰枣。此外，还有少数从事工、商业的居民。

阿拉伯人的社会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半岛上西南部的也门，早在公元前就建立了奴隶制城邦国家，其他地区长期处于氏族社会阶段。七世纪初，广大的阿拉伯人原始公社迅速瓦解，阶级社会正在形成。这时生产力有了显著的发展。穆罕默德征服麦地那盖努格（改尼阁）部落时，“得红黑甲二百付，”^③降服纳祖尔人又获得“宾铁剑三百五十四口”。^④这里指的红黑甲和宾铁剑，是麦地那地区使用铜器和铁器的有力证明。在一次战役中能掠夺几百件金属武器和装备，说明冶金业和手工业已具有一定的规模。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私有财产和阶级。七世纪初，麦地那有“购地建寺造官室”^⑤的记载。六三一年，穆罕默德“与民定正约法，曰不二主，不罔人，不奸、不盗、不杀人。杀人者死，伤人者偿，盗物者还……，二主者逆，奴其身，入其财。”^⑥这段史料清楚地说明私有制有了相当的发展，氏族成员有的已沦为奴隶。早在六世纪下半期，部落间有赠送上百名奴隶的记录。穆罕默德的祖父尔卜笃托吏部，曾率领氏族贵族到达毗邻部落海北涉，酋长赛福对“来使每人赐童子二十人，婢女二十人，……尔卜笃如众之数十倍之。”^⑦

奴隶多数来源于战争中的俘虏，有的是氏族中的罪犯和欠债者。在通商要道的城镇里，还分化出商业和高利贷贵族。

半岛西部和红海平行的一条狭长地带，称汉志。自古以来这个地区就是亚欧的一条重要商道。东方的商品经海路运到也门，然后由骆驼运到地中海东岸，再转运到欧洲。他们转运的物品中，有中国的丝绸，非洲的象牙和印度的香料。在商路的两旁出现了商业据点和城镇，其中以麦加和雅特里布最为重要。

麦加是地处商路中途的重要城镇。五世纪来，这里的居民属于北阿拉伯迦南人的古莱西部落。穆罕默德诞生（570年）时，古莱西部落大约分为二十个氏族。这二十个氏族中，较强大的十二个氏族，住在麦加的中部，称为“外边的古莱西”。⑧

六世纪时，拜占廷和伊朗两大帝国都想南下控制阿拉伯商道。五二五年，埃塞俄比亚在拜占廷支持下侵入也门。五七二年，伊朗出兵赶走了埃塞俄比亚人，置也门于自己统治之下，使东方商品改由波斯湾顺两河流域往欧洲。战争的破坏和商道的转移，使汉志地区商业衰落和牧场荒芜。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说：“你认为这一点（指商业破坏——引者）是伊斯兰教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完全正确的。”⑨原来商队的保镖、脚夫失去了工作，城乡商业资金转为高利贷，重利盘剥贫民，利率高达百分之百，许多贫民因负债而沦为奴隶。奴隶、贫民与贵族的斗争空前尖锐激化。“古莱氏风俗坏乱，亲族骨肉皆以凌下犯上为常，以至兄弟相杀，父子相害。官民主仆无统，男女老幼无忌。”⑩显然，这时奴隶、贫民与贵族的矛盾，已经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正如恩格斯指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⑪阿拉伯贵族为了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掠夺新的土地，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关；商业贵族要求控制商路统一半岛；一般贝督因人迫于贫困，也渴望打破部落的局限，获得牧场和沃土。麦地那国家产生的前提条件成熟了。

麦地那国家的形成过程，也是伊斯兰教产生的过程。伊斯兰教是阿拉伯社会经济大变动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产物。恩格斯指出：“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只是就迄今存在的三种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言。”⑫伊斯兰教的产生就是为国家的产生制造舆论的。

二、世界第一个伊斯兰教国家的产生

麦地那国家是世界上第一个伊斯兰教国家。穆罕默德（五七〇——六三二年）是这个国家的创始人。他出身于麦加古莱西部落哈申族。幼年作过牧童，学习射箭，青年时随商队到达叙利亚等地经商。穆罕默德在四处旅行中，熟悉了半岛上的原始宗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看到了社会大动荡时期的激烈斗争。

六一〇年，穆罕默德开始宣传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主要教义是信仰唯一真神安拉，⑬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古兰经规定：“你们当顺从安拉和使者”，“如果你们喜爱安拉，你们就当追随我。”⑭这个严格的一神教，是代表新贵族建立国家和统一半岛的思想意识。六一九年，穆罕默德被古莱西贵族推举为首长，但遭到信奉多神教和偶像崇拜者的旧贵族的反对。由于私有制的发展和阶级的分化，谁来担任“国主”成为新旧贵族争夺的对象。伊斯兰教一再重复要服从安拉和穆罕默德，其实质就是为穆罕默德称王作思想准备的。以艾卜·折害勒和艾卜·苏非扬为代表的旧贵族，认为一神教的传播会影响他们的各种特权，于是他